

劍邪俠狂

上官云飞 著



七

灰袍怪人像具僵尸，凝立不动。

贼人无力拔刀，但向后倒爬的力量仍在，他手足并用，想退回破屋角。

灰袍怪人随着他缓缓移动，突然开口了。

“阁下，你听到了些什么？”

贼人冷汗直冒，战栗着答道：“我……没听到……小人刚……刚醒来，他……他们便……便走了。”

“他们？你指谁？”

“那是……本……本帮的……的护……护……”

“哦！你连人也看清了，怎么还说没听到什么？”

“小人确是……是……毫无所……所知。”

怪老人发出一声阴森森的笑声，说道：“你犯了江湖大忌，虽并非有意，但不必怨我。”

“你……你想……怎……样？”

“我老人家告诉你，本来，老夫浪迹天涯，一向喜欢多管闲事，这次也管定了这段公案。老夫并无帮助那些少年们之意，但是贵帮行事太过份了些儿，所以老夫得管这一遭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“你真要知道？想到阎王爷前告我么？也罢，告诉你

亦无不可，老夫叫恨破天伊朋，你不陌生吧？”

贼人当然不陌生，“恨天怨地，哭笑无常”，这怪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恨破天。武林中人要是未听说过他老人家名号，不用在江湖混啦。

“老前……前辈，请问你老……老人家，真要向小人下……下手么？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我不杀你的话，要牵连多少人啊！老夫一向就心肠够硬，即使是像你这种小角色，我同样会下手。朋友，你认命罢！你不该成为无为帮的帮众。”

说完，怪老人伸大袖一抖，大手在袖中伸出，食指虚伸，一缕罡风击中贼人天灵盖，贼人仰面而倒。

恨破天点死了贼人，转身便走，并喃喃自语道：“怪事！明明听到荒城中有许多人声，怎么只有两个呢？这些尸体又是何人所杀？我得探明内情。”

一面说，人就隐没在茫茫风雪之中。

在这段时间内，玉琦却有另一番遭遇。

当他追逐逍遥道人和天盲叟时，由于轻功了得，不到二三十丈，便追了个首尾相连。

老鬼们何等奸滑？而且事先又有计谋。这一带的地势环境，他们都已了如指掌。对小伙子的轻功造诣，心中有数。一窜入废墟之中，立即分散隐入破屋废楼之内，借残墙断垣掩身。

玉琦知道身后姑娘们已经追来，放心急追，盯紧了逍遥道人，穷追不舍。

岂知废墟中视界有限，三五转折，便已和后面的人隔

断，无法互相呼应了。

天盲叟亦已不见，只有他们这一对儿追逐着。

逍遥道人见只有他一个追来，心中大喜，便贴壁飞窜，左弯右折，将他引向废墟深处。

轻功再高明，在这种废墟中追逐一个高手也是枉然，谈何容易？玉琦一时神志蒙蔽，忘了“穷寇莫追”的古训，遽然深入，终于失手被擒，险些儿含恨九泉。

逍遥道人窜过一栋破屋，向对面窗口一窜，窗对面，是一所巨大的破宅院，如果他能避入破宅中，便可以脱身了。

玉琦心中大急，猛一提气，足下加了两成劲，向窗口老道的背影急射，长剑前指，直向老道背心伸去。

老道已上了窗沿，向下一沉便已不见。

玉琦身形快极，已立即穿窗而入。

他左足刚踏上窗沿，突感到一道奇寒激骨、潜力奇猛而无可抗拒的力道，奇准地击中了他右肋后的章门穴。

他自练了玄通心法后，已可运功闭穴绝经，一遇外力，便能发挥效能。可是他功力尚浅，而且暗中下手的人，功力太高，一击之下，将他打昏。如果换了旁人，这道凶猛的指风，足以洞穿胸胁，横尸窗下了。

他立即昏厥过去，手一松，长剑落地，身躯还向前冲了一步。

后面扑到一条灰影，是玄阴叟，他伸手一抄，将行将扑倒的玉琦挟在肋下，向对面破败的巨宅中一窜，瞬即不见。

不久，他们从城西南荒地中的一个破洞钻出，玄阴叟挟着玉琦伟岸的身躯，逍遥道人和天盲叟在后紧跟，窜下官道，向河南府如飞而逝。

后面已看不见金镛荒城。忽听天盲叟向老道说道：“坛主，为何眼看宋婆婆让杨高那小狗宰掉？”

逍遥道人冷哼一声，毫无感情地说道：“这叫做借刀杀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她有内奸之嫌。”

“也不须假手杨高杀她，哼！你这种手段太毒了！”

“无毒不丈夫，崔兄想亦有同感吧？”

“哼！你如此胡为，行将失去人心，不可收拾。”

“放心！崔兄，一切万全，不露形迹。”

“至少咱们全清楚。”

“咱们都是帮中的首要人物，当然清楚。”

三人宛如星飞电射，向西急走。本来他们想要返回秘坛，后来发现秘坛方面火光烛天，便知大事不好，秘坛定然被毁，便改变主意，改赴河南府城，并先觅地拷问玉琦再说。

当他们越过白马寺之时，在寺后红墙之内，突然飞起一条灰影，像电光一闪，便在三人十余丈处，借路旁阜上土堆掩身，时快时慢盯紧不舍。

这灰影不像是人，轻飘飘不像是有实质的物体，一晃都是三五丈，好高明的身法！

五六里之后，路右一座村舍后面，有一个小土岗，远远地便可看到岗上怪木丛生，在大雪中，仍可看到苍劲粗

大的树干，间或有三五株古松，耸天而起，向天空张牙舞爪，煞是壮观。

“郭兄，土岗上现在鬼影全无，咱们何不就在这儿将事办妥？”逍遥道人指着土岗发话。

玄阴叟没作声，纵出路面直奔土岗。

到了岗下，三人倏然止步，三面一分。

“晦气！你在这儿干啥？”玄阴叟阴森森地问。

迎面一株高大的树干下，站着一个高大的白影，高顶帽、无常脸，白袍前有一条细大蓝色蜈蚣图案，腰带下插着一条无常棒，正是宇内凶魔之一，大名鼎鼎神憎鬼厌毒无常班延和。

他手中晃动着一一条蓝色的长带，咧着牙，不怀好意地看着三人，鬼眼中厉光闪烁，发话道：“呵呵！晦气要来的话，泰山也挡不住，看见了我这无常鬼，也不一定晦气星照命，是不？老阴鬼，别来无恙？咱们好久不见了，快十年了吧？”

“无常鬼，你记性不坏，整整十年。”

毒无常用手向天盲叟一指，呵呵一笑道：“假瞎子，听说你已有高就，原来与坛主攀上交情，可得照顾无常鬼一些啊！”

天盲叟哼了一声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不错，谁不知瞎子我是无为帮的上宾。”

“恭喜恭喜，祝阁下前程万里，眼前光明。”

天盲叟还未听出毒无常讽刺的语气，抢着说道：“好说好说，彼此彼此，班老近来手气可好，想来定然财色双

收，万事如意了。”

无常鬼如果好说，还配称无常？“喂：老阴鬼，你挟着的玩意儿可肯让无常鬼瞧瞧？”

玄阴叟嘿嘿笑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光棍不挡财路，阁下免谈。”

“免谈，哈哈，你忘了见者有份江湖老规矩了吧？”

“你也忘了，这是老夫带来之物，江湖场中，不许过问，对吧？”

“废话少说，咱们说正经的，你的红货可是姓杨？”

“好像你是知道？”玄阴叟诧异地问。

“大概是知道。”

“你这鬼怪曾盯咱们的梢。”

“胡说！刚才无常鬼正要在村中大户做案，看见你们这几位高手一到来，还只道你们要找我无常鬼的晦气，急得要到这颗树下上吊呢。”他扬了扬手中的长带，嗟嗟厉笑，一面将带子系在袍内。

“那你怎知这小狗姓杨？”

“这小家伙曾与老吊死鬼有一面之缘，那穿着打扮和奇壮的身材，极为抢眼，你们曾在我身侧掠过，岂有不知之理？”

“你是想找他清算过节么？”

“正相反，我无常鬼上次曾与他折了两手，虽则他曾撞砸了我的好事，可是事后我却转了念。”

“转念，你想怎样？”

“这小子能接下我两掌，确是可造之才，无常鬼年岁

不小了，行将到森罗殿报到，可是却不想将这身零碎带入阴曹地府，一句话，无常鬼要收他做传人。”

“这小子捣毁了本帮清字坛，伤人无数，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可疑公案，正要在他身上了结。老班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”

毒无常脸色一沉，他的无常面孔本就难看已极，这脸一沉下来，更是唬人。他用不像人的声音说道：“我无常鬼为了这小娃娃，在河南府郊区等得好苦，白天又不能进城打听，我这长相会吓死凡夫俗子，晚间又不能搜遍府城，今晚，总算让我等着了。哼！管你有什么鬼过节，什么屁公案，毒无常是要定了。”

玄阴叟将玉琦递给逍遥道人，狞笑道：“姓班的，你在对谁说这种话？”

“就算是你。”

“你未免将郭某看扁了。哼！”

“你这老阴贼本来就是扁的，有啥稀罕？哼！别说是你，贵帮总帮主也不敢不听我班某人的话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玄阴叟狂笑起来。

“你笑啥？有何好笑？”毒无常厉声问。

“笑你这患有疯狂症之人大言不惭，太不自量了，你该爬上秤钩上，自己秤秤斤两才是。”

“是啊，我这就自己秤秤斤两。”毒无常狞笑着说，一面抽出无常棒，一面将蓝色腰带也取出，一步步欺近。

玄阴叟伸手拔剑，立即出鞘。

“有话好说，大家商量，何必伤了和气？请听贫道一

言。”逍遥道人大叫。

毒无常杰杰怪笑道：“无话可说，没有商量，除非你将我那未来的门人放下交与老夫，不然一切免谈。”

“在我玄阴叟之前，你休得妄想。”

“在我毒无常之前，木石也得听话。”

两人逐渐接近，剑仗齐举。

两丈，丈五，一丈了。

蓦地，两人同声厉喝，人影急合，罡风狂啸，剑气锐鸣，棒化千重山岳下压，剑幻万道银蛇飞舞。

一连串的罡风内力所发的进爆声和兵刃偶尔轻微撞击之声大起，两人骤进急旋，身影倏忽，一招面间连折五六招，每一招都危机一发，险象丛生。

正在双方拼死抢攻中，突然一丛雪花从树上飘下，在强烈的内家真气进射中，别说是雪花，任何除空气以外的东西，亦无法进入斗圈三丈以内。

异象出现了，雪花飘然而落，穿过罡风进射的外围，向下直落。

毒无常正一棒斜劈，左手的蓝色带挤成一束拾在掌心，并未发出，他单手运杖，力道足可摧山捣海，这一棒如将对方劈中，即使铁人也会被打得稀烂。

玄阴叟不敢硬架。论功力，事实上他是稍差半分，不敢用剑去碰沉重的无常棒，便急退两步，脚一沾地，即准备捧招使老后，又重新反扑。

这闪电似的刹那间，雪花不偏不倚，正打在向前递棒的毒无常后脑壳上。

在雪花将临顶门的瞬间，他分明已感到头顶上有警，所以头向前一俯，想避开一击。

可是并未避开，“笃笃”两声脆响，两团拇指大的雪块击中高顶帽，也击中后脑壳。

高顶帽破了两个洞，雪块重重地击落，毒无常不怕普通兵刃锤打戳砍，可是却被这两块小小的雪花，打得向前一栽，似被雷击，全身发软，眼中只看到满天星斗，站立不牢，向前疾冲四五步。

“哎……”玄阴叟也惊叫一声，向右疾射。原来他正等待对方那招“沉香劈山”，岂知毒无常竟连人带棒迅疾地冲到，变化不测，大出意料之外。

毒无常的冲势奇猛，来得又突然，玄阴叟只感到棒从耳轮外侧半分擦过，赶快惊叫着向右急避，半分之差，他性命难保，如被毒无常棒擦耳轮，他如想不死，就只有立即挥剑将耳朵自行割掉，不然就会中毒而死。

毒无常挨了两记重击，岂肯甘休？在狂怒中左手一扬，蓝色腰带电射而出，向玄阴叟卷去。

他本已神智有点不清，这时含怒出手，准头便失，不可能得心应手了。

“啪”一声暴响，带头击中旁边一颗海碗大树木。树应带立断，向这一面倒下了，树上沉重的积雪，“噗簌簌”先行跌落，声势惊人。

玄阴叟已飞掠三丈外，皮毛未损。

毒无常是惊弓之鸟，雪花急落中，他还以为又有人在暗中偷袭，发出一声凄厉的鬼啸，奔入风雪之中，三两起

落，人已消失不见。

远远地，仍清晰地传来他的凄厉语音：“你们等着，咱们前途见。”

毒无常挨揍之事，不但玄阴叟莫名其妙，不知其故，连一旁的天盲叟和逍遥道人，也不知毒无常因何发狂，又因何自行撤走的。

强敌已去，玄阴叟三人喘过一口长气。就事论事，论功力毒无常并不可怕，三人都敢于和他一拚，可怕的是他那一身零碎，任何物件也不能沾身，委实可怕，普天之下，用毒之奇歹残忍，无出其右。江湖中有一个歹毒龙昙宏，也算得其中翘楚，这两个以毒闻名于世的凶人，武林中谁也得对他俩客气客气，敬鬼神而远之。

三人拣一株可避风雪的大树下，就雪地里分三方坐下，将玉琦放在地下，仰天躺平。

玄阴叟双手齐施，一手解了玉琦被制住的穴道，左手在他气门穴上，一接一揉，再向下一带。

玉琦渐渐苏醒，挺身坐起，张目四顾，心中骇然。

“我落在他们手中了！”他心中暗叫。

他不甘束手就缚，任人宰割，猛地向前一扑，手一沾地，双足横扫前面的玄阴叟。

蓦地，他发觉自己已经成了平凡的人，内家真力全行消失，真气无法提起，也不能够凝聚。

平时他这一脚扫出，至少也有四五百斤真力，可是这时全力攻出，已不足百斤了。

玄阴叟冷哼一声，伸手一把扣住他的足胫骨，信手一

扔，“噗”的一声响，玉琦被掳倒在地，在雪地上转了一圈，方四仰八叉躺倒，手足像是断了——

他只感到全身筋骨松散，天旋地转，耳听玄阴叟不住冷笑，并阴森森地发话道：“小狗，你如果不安静些，苦头大着哩。”

逍遥道人也在一旁插口道：“你即使是铁打的金刚，也熬不住咱们的魔火，信不信由你，反正你将会领略其中滋味了。”

玉琦忍住下身传来的痛楚，略一运气，便发觉气门穴已被封死，整条足阳明胃经胸上一段经脉，被闭住一大半，仅有一丝气血流通，怪不得会感到天旋地转。

性命交关，已不容许他多想，反正落在他们手中，便算是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啦！死，他不怕，要就死得轰轰烈烈，绝无法儒苟生的杨家子孙，他紧咬钢牙，缓缓坐起，突然奋身前扑，奔向逍遥道人。

他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拚命的机会已经没有了，老道仍盘坐在地，伸左手闪电似扣住玉琦右肩，向下一按，玉琦便半伏在地。

“啪啪啪啪”！老道右掌疾如电闪，正反阴阳掌左右拍拨，四记耳光的暴响，像是大年夜的连珠花炮。

四记耳光打完，老道左掌一推，将玉琦推翻在地，跌了个手脚朝天，老道并阴阴狞笑道：“先磨炼你一下，让你见识见识。”

玉琦既不能运功相抗，这四掌挨得结结实实，感到眼前发黑，金星乱舞，嘴角溢出了鲜血，险些大牙也被打

掉，真够他受的。

“老杂毛，总有一天……”他挣扎着骂。

可是话没有机会说完，天盲叟一俯身，便抓住他的左肩和右腿，高举过顶。

“呼”一声暴响，玉琦被掳倒在地，他感到筋骨松散，五脏六腑似被人掏出一般难受，耳中又听到玄阴叟杰杰狂笑和刺耳的语音：“小狗，你一而再再而三逃得性命，这次你可逃不了啦！你的英风豪气如今安在？”

玉琦挣扎着坐起，暗暗抓起两把雪团，在假瞎子语音刚落的那瞬间，倾全力猛地扔出。

天盲叟手一拂，雪团飞散。这一次，玉琦苦头可大了，一阵子摔、掳、扔、抛，直至浑身松弛，终于晕厥，天盲叟方行罢手。

一旁的逍遥道人说道：“这太费劲，何不用逆经断脉法治他？”

天盲叟笑道：“这样过瘾些，而且目前还不可教他死掉，郭老哥还有事问他。”

玄阴叟一把将玉琦拖到身边，横搁在膝前，说道：“该轮到我治他了。”

他一捏玉琦的人中，不住地狞笑。

玉琦缓缓醒来，紧咬钢牙，忍受着浑身的彻骨奇痛，坚强地坐起。

玄阴叟杰杰大笑，说道：“小畜生，你的忍耐狠劲着实令人佩服，可惜！在老夫面前，他再狠也属徒然。”

玉琦也沉声道：“太爷等着，你这老鬼又岂能令太爷

心惧？”

“强硬对你没有好处，老夫不信你会是铁打的人。”

“虽非铁打，却相去不远。”

“那咱们走着瞧就是，是否铁打自有分晓。”

玉琦知道大难将至，不再和他废话，猛想起碧玉婆所说，玄通心法可以助自己度过难关，酷寒盛热亦可夷然安度，体外的打击自也可以禁受。

他心中一静，便运起玄通心法。不久，他像是老僧入定一般，气息渐弱。

他全身穴道全部自行闭住，十二经脉一一截断，气血仅有一丝一缕在道脐循环，躯体渐冷。

他闭上双目，不再理会外界的一切。

玄阴叟还在往下问：“小狗，老夫有三件事问你，你得从实供出，不然老夫将教你饱受世间最惨的刑罚。”

玉琦已进入忘我忘他之境，仅有一丝灵智留意外界的所加反应，对玄阴叟的警告，不予置理。

天盲叟续往下说：“你最好乖乖地回答，从实坦供，不然在酷刑之后，老夫用九阴迷魂来治你，你仍会在毫无知觉中，把心里的秘密一一尽情吐露无遗，枉自多受苦楚。”

老鬼已发觉小伙子将他的话置若罔闻，竟然闭上眼睛睡觉了呢！他心中有气，“叭”一声就打了他一记耳光。

玉琦挨了一记重击，摇摇晃晃依然安坐如故。

玄阴叟冷哼一声，仍往下说：“第一件事，你与龙门杨家有何渊源？”

玉琦没做声。老鬼语气更厉，问：“你与龙门杨家有渊源？”

没回答，玄阴叟气极，伸手拔下玉琦十来根长发，大吼道：“小狗，你说是不说？”

玉琦浑如未觉，安坐如故。

玄阴叟大怒，左手一伸，将玉琦按倒在膝前，五指控制住他胸前各大穴。右手伸向玉琦脊下，手中十余根长发，挺直得根根成了钢锥，搭在脊骨近脊处，说：“你真是铁人，老夫也将你化掉。哼，老夫数三下，你要不说的话，有你受的。玄阴叟真气搜经之惨，举世皆知，只消片刻，你便将痛苦终生。”

玉琦仍一意行功，置之不理。

“一！”

玉琦心中略一波动，但没做声。

“二！”

玉琦毕竟还没有多大信心，不由自主浑身一震。

“三！”

玉琦一咬牙，他在想：“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？”心一横，反而安静下来。

玄阴叟这一气，几乎要一跳而起，手中的头发缓缓没入玉琦脊下，逐分贯入脊骨。

玄阴叟真气徐发，由头发注入玉琦体内，万年寒冰般的潜流，先流经全身经脉，然后侵入骨中。

如在旁人，全身立起变化，每一颗细胞都似要凝死，躯体内部似有万千蛇虫蚁豸，在内撕咬爬窜，那残酷的疼

痛，不问可知。

玉琦练玄通心法为时极短，火候尚差，要说完全不痛，那是欺人之谈。

他浑身颤抖，但由于他有坚强的意志，和超人的忍耐力，彻骨疼痛仍能抵挡，咬紧牙关，一面行功，一面强忍痛楚，一声不吭。

玄通心法为他免去十分之七八的奇痛，经脉也获得保全。这是对他的一次最严重的考验，他及格了。

玄阴叟一见小伙子竟能忍受他的独门手法，——最残忍的玄阴真气搜经术的折磨，不由心中大奇，还以为他痛晕过去了呢！

他伸手向上一按，小伙子心脉跳动极弱，但十分匀称，人并未晕厥！

老鬼心中一凛，拔出头发，恶狠狠地咆哮道：“好家伙，你果然秉赋大异常人，天下能禁受得起玄阴真气搜经术折磨的人，以你为第一人，可称得上英雄二字，哼！小狗，你别慌，老夫要将你慢慢地消遣，我不相信你是钢筋铁骨的铁汉。”

他将玉琦的手脚关节一一拉开，将他拖到大树下，伸手折下数段树枝，再将玉琦贴在树上，用短树枝插在两脊之下和腿股叉下。这一来，玉琦便贴在树上了。

玄阴叟又折下一把小树枝，狞笑道：“你既然要称英雄，老夫成全你。”

逍遥道人急叫道：“郭兄请息怒，他身上有极重要的秘密，可不能将他弄死。”

玄阴叟回头冷笑道：“老夫这脸没处放，非碎裂了他不可。”

天盲叟也许有点佩服玉琦的不屈气概，也发话道：“郭兄，要就点了他的死穴算啦！”

玄阴叟说：“你是起了英雄惜英雄、好汉惜好汉之心么？”

天盲叟道：“正是此意。崔某一生从未服人，这是第一次赏识这位小伙子。难怪！连毒无常这个字内杀人如踏蚁的凶魔，也对这小伙子起了怜才之念，看来绝非偶然。”

玄阴叟阴阴一笑，沉声道：“崔老弟，你是否也动了怜才之念？”

“可能。”

“你没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吧？”

“姓崔的记得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天盲叟没做声，举步向玉琦走去。

“站住！你想怎样？”

天盲叟徐徐转身，语音平静地说：“我天盲叟双目未瞎，我要看他临死前的容颜。”

玄阴叟嘿嘿笑，没做声。

天盲叟随即转身，走近玉琦，眼皮向上一翻，眼珠露出，寒芒四射，不稍瞬地盯视着玉琦的脸面。

玉琦也知死期将至，他手足关节已被卸开，动弹不得。但他不能失去英雄气概，一双神目神光灼灼，毫无惧